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騰革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葉 蘭

謄錄監生_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震下
乾上

明道先生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問爾蓋猶有已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

不違仁者此意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

一无合字

正理而无妄故

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

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易傳

又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後如

何畜得乾上震下无妄謂動以天則无妄大畜所以

繼无妄者妄如何畜雜卦非聖人作後人類記之言

又曰叔孫武叔之毀乃无妄之疾也

兼山郭氏曰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文
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
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是則
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
為三者之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
寸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无妄圖

新安朱氏曰真以理言无妄之謂也

太極圖義

道夫

問无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无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无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无妄自是我无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

語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

一无字

天之道也

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

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

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

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

一无字

利貞法无妄之

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

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

一作具

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

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

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

動不妄則物亦无妄

易說

又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

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正蒙

白雲郭氏曰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
別自三才之別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於
覆地之於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
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无亨利貞也
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
匪正則妄矣妄故招青匪正而有青非无妄之災

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妄觀之則自天至者
為災由人自致者為眚无妄之動貴其止於天道
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
有攸往

易說

新安朱氏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
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
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
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

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

有所往也

義本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法正理則妄也

既无邪何以不合法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
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
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因論易傳无

妄雖无邪心苟不合法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時或
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兵諫
之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荊

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
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
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
了問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无妄故能
誠无妄便是誠无妄是四方八而都去得不欺猶
是兩個物事相對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比看易无妄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
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

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四互却多暗昧處此正易傳之所

謂邪心也

荅晦菴書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康節先生曰不見動而動妄也動於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无妄然所以有眚者陽微而无應也有

應而動則為益矣

觀物
外篇

伊川先生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
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
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
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
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
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
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

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
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
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
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
乎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无妄所遇以正命也剛自外來而為

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是三者无自而為邪矣
是所謂无妄有无妄之德必有无妄之福此大亨
以正所以為天之命也若匪正有眚則妄矣匪正
邪也有眚過也天作孽為災自作孽為眚其過由
已致也有妄欲往於无妄將何之乎天命不祐亦
已致之非正命也

龜山楊氏曰震一索而得男剛自外來也震下而
乾上動而健也動而健則動而為主矣故曰剛自

外來而為主於內也雷動而天行則其誠无息卦之所以為无妄也動而以人為則妄矣剛中而應謂二五也五以剛健中正而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而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為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為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不祐欲往安之乎故不利

有攸往

易說

兼山郭氏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聖人之與天合德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因循故常依於天理无思无為亦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以其卦言之震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以才言之動而健以其位言之二五得位剛中而應所以為元亨利

貞也乾者大也大亨以正其天之命乎且天下雷
行其動以時故自春分而出萬物從之而出秋分
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豈物物而
賦之此以亨正而出彼以亨正而受此以无妄而
感彼以无妄而應故能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者也
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於此可見矣其或感之
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為夭為壽為災
為眚是謂匪正有眚之理也然則匪正有眚又何

之矣故知有妄之行天之所不祐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

往又將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為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偽喪誠乖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伊川

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之謂也輔
嗣於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无妄天理也有妄人欲也人本无妄
因欲有妄去其人欲動靜語默无非天理動匪我
也其動也天故曰无妄此合乾震言无妄也无妄
大畜之反大畜上九之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主言
震也自外來為主於內如舜禹之有天下天下大
物也可妄而有乎无非天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為

主於內此以初九言无妄之主也震動也乾健也
動而健无妄之時其健不息不有其已體天而已
故曰動而健此再以乾震言无妄也九五剛中在
上六二以柔中應之剛柔相與上下不過乎中中
則无妄上下循天之理故曰剛中而應此以二五
言无妄也五九之尊位大者得尊位大亨也其端
始於初九剛自外來為主於內而正是以大亨剛
中而應動不以正亦何由健何由應乎故曰大亨

以正此以初九九五言无妄也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者无妄之才也有是才乃可當无妄之
時致天下於无妄易言剛中而應者五卦師也臨
也萃也升也无妄也大亨以正者三卦萃也臨也
无妄也獨於无妄言天之命者剛自外來而為主
於內也剛自外來可也安能必其為主於內動而
健可也安能使剛中而必應以正而必至於大亨
乎非天命不能也天命即天理也非人為也乾為

天巽為命故曰天之命也此以乾巽言无妄也三
四上三爻匪正有眚匪正妄行而干天命其眚自
取者也无妄之世九五在上受天所命六二應之
三四上匪正而无應欲往何之三四以五在上不
可行上九已窮三上相易成坎險何所往哉兌為
右大畜六五尚賢上九易五成兌故曰自天祐之
无妄大畜三四正位兌體有祐之象大畜反兌為
巽不正之爻不利有攸往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

在卦氣為寒露故太玄準之以去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本義

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

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

柳樹出汁

往字說得不同

剛自外來說卦變

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著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

爰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
卜筮如決桮琰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桮琰又何嘗
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濶
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
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
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
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
有眚矣眚即災也 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

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
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
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又曰看來无妄合
是无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
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
亨了又却須是真正始得若些子不正則行有眚
眚字便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
是他那裏便有災來 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

一般書云眚災肆赦春秋傳肆大眚眚似是過誤
災便直自外來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
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間自有壹時築

著磕著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所謂復則不
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
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又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

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别无去處
動著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
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
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為吉

並易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濂溪先生曰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通書

明道先生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劉絢師訓

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之有田而不勤稼穡者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於

稼穡而復敗諸水旱其荒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並語錄

伊川先生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

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

一作育

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

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

一作忒

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

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

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為言猶

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

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

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易傳

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欲則偽

矣

鄭德久本

无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又曰誠然後敬

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誠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語錄

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

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无偽而已於天性有

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

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自有得處

時氏

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育不以時害莫甚焉

藍田呂氏曰天下雷行萬物發生皆以誠感何可妄也先王對時育物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應之故曰物與无妄先王所以對時育萬物亦因

天而已矣所以无妄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物之生也本乎一氣氣之運也本乎陰陽天地者氤氲以感之爾何與於人乎曰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得被萬物者在對時而已且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於是乎平秩東作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於是乎平秩西成東作西成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之政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則仁及於禽獸草木

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則仁及於草木櫛祭魚然
後漁人入澤梁則仁及於魚鼈先王之仁有及於
烝民有及於禽獸有及於草木魚鼈故能如魚麗
之盛多凡以對時育物而已詩云麋鹿濯濯白鳥
翬翬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故古之興王莫不皆然
亦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率之无妄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運乎上雷行於下无適而非天故
為无妄然雷之収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収發非

雷也天之所運是雷為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
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
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
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於无妄者也其茂對
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
漢上朱氏曰天下雷行而物與之者无妄也雷行
非時而物不與者妄也虞翻曰震以動之萬物出
乎震故震為萬物始始震終艮時也伏兌為澤育

也二應五三應上對也先王以是茂對時而育萬物茂盛也萬物繁興不茂不足以育物不對則妄矣如春毋麋毋卵夏毋伐大木之類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本義

又曰天之生物也

一物與他一无妄

語錄

東萊呂氏曰物與无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

之謂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
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无別矣下文所云則其
所謂生之謂性者語雖似而意亦差此則立義甚
精

與張南軒問
孟子說所疑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陽為主於内无妄之象以剛實

一无
實字

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

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

過則妄矣又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

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

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以剛為主於內方動之始不流於邪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由是而往无不得志

龜山楊氏曰陽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其動以天則
无往而不得志矣故吉居无妄之時利在正而已
往則匪正故曰不利有攸往各有所當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
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
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於无妄
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偽喪者
故欲守正而不往顏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

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於有行既盡已之性又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如是而往其為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於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為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及成已成物之義皆同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无妄也九四不正妄也初九以正動上往九四應之往而正正則吉其正行乎上志者動於中也易傳曰誠至於物无不動者以

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

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志也故吉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

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伊川先生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

一作所欲為

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

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

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也由一
歲曰蓄三歲曰畬不耕而獲不蓄而畬謂不首造其
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
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
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蓄則必有爲畬是事理之固然
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
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
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嘗

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未

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獲，不菑而

畲。」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獲；既菑，則必成。畲，非

必以

一无以字
一无必字

獲。畲之富而為者也。其始耕菑，乃設

心在於求

一无求字

獲。畲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

妄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為物首。」

則可乘剛處實則凶

易說

藍田呂氏曰无妄之德剛者得之六二體柔下比於初未能无妄殆未可以有行也然動不失中尚知循理舍下比未為私富之計上應於五不失中正之求亦可以有行矣

廣平游氏曰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倡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

為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
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
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為未富若夫通其變使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敏成功
其為无妄孰大於此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耕而獲不菑而畲皆行其所無事
也行其所無事則无妄矣若禹之行水是也雖排
淮決泗濬川刊木无往不濟矣故利有攸往

易說

和靖尹氏曰學問所患有心便非天理動以天其
无妄乎動以人欲則妄矣不耕獲不菑畲此學問
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
攸往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
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獲菑
而畲天之理也苟不耕可獲乎不菑可畲乎以是
為思而後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已

也誠欲不耕而獲不菑而畬是未能成己之事而
遂欲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
己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為發明盖非一意禮於
坊記稱易曰不耕獲不菑畬凶其辭義皆異盖果
欲不耕而獲不菑而畬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何
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盖不耕獲
不菑畬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異
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利有攸往象不曰

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
不當有凶字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動體而順乎中正无妄者也故極
言无妄可往之理初至五有益體耕也二震為稼
艮為手二往之五五來應二兌見震毀艮手兌金
銓刈之象穫也二為田田一歲曰蓄三歲曰畬初
九震足動田之始蓄象也五來之二歷三爻而有
穫象畬也乾為歲故也夫耕者穫之始畬者蓄之

成耕必有獲苗必有畲事理之固然非私意所造君子隨時而已无妄也譬如農夫有當首事而耕者有當終事而獲者其於田亦然有當首事而苗者有當終事而畲者當其時之可耕可苗則薅荼蓼闢荒穢不為不足當其時之可穫可畲則有倉廩多田稼不為有餘初耕者也二當不耕而穫耕則妄矣初苗者也二當不苗而畲苗則妄矣吾无決擇順乎中正可動而動无所容心也如是則利有攸往有攸往者二往五則

獲畬有成矣昔伏羲創法以利天下神農氏黃帝氏
相繼而出至堯舜氏而法成若夏商周之損益皆因
其禮无妄作也其視前人創法猶已為之是故前聖
後聖若出一人彼時此時同為一事不然不待時而為
則雖攬天下之美猶為妄也曰未富者盈虛之理盈
則虧之虛則實之二陰虛而未盈故不耕而獲若已
盈則亦不獲矣莊子所謂天下既已治矣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

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
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矣富如非
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本義

又曰不

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
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
物事 問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先生曰言不耕不
穫不菑不畲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未嘗略起
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

不菑而畲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
不耕獲不菑畲易傳但取其不首造竊謂耕菑
必因時而作然對獲畲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
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
耕而望獲不菑而望畲亦豈有此理耶易傳言理
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只是說一个无所作為之意
易傳却言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殊

非正意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只是无所作為不必說不耕而穫不菑而畲盖无妄天理也才耕穫菑畲則是有意作為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盖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穫之是認以為已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穫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盖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為人為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為者則妄

也最好玩味

易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

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
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
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
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
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
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
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

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為說緣耕獲生

詞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體柔疑於有妄然當无妄之世以陰居陽而上應於陽非純柔者也不可以致无妄之福足以致无妄之災而已六三上應上九上九所以寄託於我不幸為九四所侵失上九之寄

託此六三所以獲无妄之災也如有繫牛以寄託
於邑人之家者不幸為行人竊取而得則邑人不
得不任其失牛之責盖无妄之災出於非意其狀
如此

龜山楊氏曰牛順物也耕穫所資以為用也六二
以中順應乎上行人之象也而三據其前而不得
進故曰或繫之牛順而見繫无妄之災也然五以
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應之非三之所能間乃三

自為災耳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邑所居之邑

三之謂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宜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数也輔嗣以六三行違謙順為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違則非无妄況六三有妄

乎何則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固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

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
動為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盖有无妄之道
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
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盖其所得
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
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為行人之得而
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
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

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
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
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擗陷阱之中矣可不慎哉
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
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
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
之災也於道何損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中正无妄也三四不正有妄也

故以兩爻明六二无妄之災坤為牛四巽繩艮手
或繫之牛或疑辭四見疑以不正故疑之三震為
大塗為足行人也四不繫之牛人以其不正或疑
之妄也三不正而躁亦妄也往乘四妄而又妄不
得位行人得牛牛非行人之所當得妄動而干之
非順乎理者也四來乘三三在險中三自取之有
妄而災則其宜也非災之者也坤土在下為邑邑
人謂六二六二中正順理靜而不往无妄何災矣

然三動則二亦近於險非自取也莊周謂魯酒薄而邯鄲圍者乎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君子於无妄之災如之何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故三四復位六二卒與五應

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本義

問无妄之災先生曰

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

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
反遭詰捕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大抵无妄一
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
示戒又問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之意先生曰此出史記春申
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
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
時此意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尤為簡切盖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

得也

易說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一作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一无字

過矣過則妄也居四無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
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貞

固守之則无咎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无應下比六三三應於上比之
非正當固有所守不妄求比乃可无咎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居陰能固有之也无應於

上下无妄者也故可貞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為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

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皆九四之謂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人情終不妄也九四剛而不正剛則私慾不行私慾不行則至於无妄无妄則无咎然且有咎者不正也正者四之所固有也操存舍亡非外鑠也九既剛矣動則正正則无妄故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致无妄者必自剛大妄始於慾

愆之為害自一介取諸人充之至於為盜舜與跖
之分其初甚微也剛者能絕之不以小害為无傷
而不去故此爻在妄為剛者聖人與之可正也正
則剛在其中上九亦剛不曰可貞者妄之極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
不可以有為之占也有猶守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
應是順理而為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

乾體復无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為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盖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不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

九居四剛柔相濟為中中则无妄

易說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

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
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
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
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
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
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
自攻治乃是淪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处无妄之
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

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

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為疾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

无妄為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

也以无妄為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

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下有六二之應以正合者也初



九雖欲比二非意見侵乃无妄之疾非已致也二
自守中初莫能犯卒獲正應如疾非已致治之愈
亂不治而自愈矣雖有治疾之具不可用也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二以中順
應之无妄之至不可有加矣而下猶有弗率者蓋
无妄之疾也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
藥所以不可試也舜之時苗民逆命所謂无妄之
疾也禹之徂征用益贊之言而班師知藥之不可

試也禹不班師則順命之民必有被其毒者其可
乎故舞干羽而有苗格勿藥之喜也然周公東征
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以為考翼不可
征非一人而已而周公必征之何也蓋當是時外
則淮夷叛內則羣叔流言乃欲反鄙我周邦非无
妄之時也與益贊之言異矣此周公所以必征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

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自取之道故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盖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盖深絕之盖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與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无災

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
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六二无妄相與而九四以妄間
之，九五之疾也。疾者陰陽失位之象，五動四成坎
坎為毒藥之象，醫師聚毒攻邪濟人於險者也。易
傳曰：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若舜
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然而无妄
之疾非妄所致，勿藥可也。蓋九五至正戒之在動。

動而求所以攻之則不正復入於妄以妄治妄其疾愈深待之以正則邪妄自復故曰不可試也試猶嘗試言不可妄動少有所試二不能往五得位而二應勿藥有喜也不正則二不應其能喜乎喜陽得位之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

試謂少嘗之也

義本

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

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然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為贅過分毫則為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為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

最要看蓋疾則无妄而猶欲嘗試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為紅以白為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却无改色

以從目之理

易說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

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

一作矣

故上九而行則有過

眚而无所利矣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

窮極而為災害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以剛健居无妄之時然過亢失中知剛而不知柔者也行不可過過則窮窮則災物之理也

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往斯過矣故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於是猶欲

行焉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為
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
利得中也三之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行有眚窮
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无妄之時妄者三爻六三九四上九
是也九四可貞六三下體之極上九上體之極上
九妄之尤極者也上行之三成離離有伏坎坎為
眚三行之上成兌兌為毀折行有眚也上九六三

之妄行即得正然且有眚者妄極而窮窮之災雖行其能免乎爻言眚象言災處妄之極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故夫子極天人以告之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不可行耳

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偽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

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
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
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盖窮極則過過則反為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
而又行所以災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乾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
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
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
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

一有又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

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

畜義傳

東萊呂氏曰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為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為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

始能積 又中庸曰不誠无物惟誠然後有物惟

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

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

實輝光可也

並易說

又曰有无妄然後可畜苟子

養心莫善於誠之語未瑩

已丑課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

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

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关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無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

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

近者易傳

藍田呂氏曰大畜據其所自得也雖以陰畜陽而一陽在上尚賢之義也大有所畜止乎剛健惟大正然後利小有不正莫能正也大畜天祿也當與賢者共之不家食不敢私也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為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畜而盛德之士盖有君不得而臣者恐無畜大賢之理如以為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

當所尚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
之故重道輕祿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
牛之牯殯豕之牙徒取於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
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為聖人能養賢以
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
者藉令不知為政亦无家食之理況大畜尚賢之
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
也恐不須生此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
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為大利為大
貞上合天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
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
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
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

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

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
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
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
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
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
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

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
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
欲出為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為
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
章足以聳衆不正則反為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
雖欲害物亦不能為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
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

有為於世而亦天下之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為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
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
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剛上陽居
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
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
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大畜之人所
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
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

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 強學

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定已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 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

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則補袞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
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
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辨士盖有
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疏間親
新間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
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為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
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

矣羣賢畢進則涖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羣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修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主大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
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
六五才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
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以必濟也而說者謂挾
衆為助其未優乎說 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
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
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
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

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

一於止矣

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
之德發於事業者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
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
有剛強不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
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

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
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
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
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
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
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暮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
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涉大川為餘事蓋
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兼之故涉

大川優為之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剛健乾也篤實艮也大畜者大壯九
四變也一變為需再變為大畜需有坎離相合發
為輝光進而上行成艮互有兌震兌西震東日所
出入日新其德也剛健則不息篤實則悠久兩者
合一畜而為德動而有光其光輝散又日新无窮
進而不已自畜其德者也故曰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其德此合乾艮兩體而又推大壯之變以言大

畜也剛賢者也大壯再變九四之剛進居君位之上賢者置之上位六五以柔下之尚賢也三陽自內而往難畜者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自畜其德矣又尊賢忘勢剛上而尚賢具此五者然後能止畜其健大正也大正乃天下國家之利君子當在上小人當在下正也初九九三當位二五相易而正大者正也所以大畜者以其利於大者正故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以上九在上

六五九二相易以言大畜之利正也剛上而尚賢
尊之也尊之而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賢
者不可得而畜也三在上體順養賢也二在內為
家兌為口食六五尊德樂道下交九二九二受畜
而往應之不家食也王公之尊賢而又養之賢者
如是而食則吉正也非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不
然分國與之視猶錙銖也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以二三四五言大畜賢者止而受養也上能止

健賢者止而食乃能得盡其心與之犯難而不辭
兌為澤決之為大川震變兌成坎艮震足艮指而
越坎涉大川也乾為天五天位巽為命天命有德
者為萬民也六五下應乾九二之五大畜止健賢
者不家食應乎天而行何險難之不濟哉故曰利
涉大川應乎天也此再以二五言大畜養賢之功
在卦氣為白露故太玄準之以積易

傳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

者畜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內
則輝光日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
上而尚賢能止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
合志則乾道上行矣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
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
食天祿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食乃吉五居尊位
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无往不濟矣

故利涉大川

易說

新安朱氏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德釋卦名義大正也。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養賢也。亦取尚賢之象應乎天也。亦以卦體而言。

本義

能止健却不說健

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篤實便有輝光艮止

便能篤實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

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

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

未暇整頓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為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為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

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
為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
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
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
不家食而出而有為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
可以施為也凡人有餘於已則可以施於世矣故
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豕恐人以不家食為賢
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

義夫賢者之進退去就自有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為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為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先生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
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
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
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易傳

陳瑩中

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
謂正南北說却須彌无體芥子无量

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

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
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
義也

正蒙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

可徒養須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
速行之 學不長者无它術唯是與朋友講治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
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為无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
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也決矣 學者既知此心

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
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
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
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
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並經學
理窟

藍田呂氏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所畜至大者也
君子修身以畜德之要好古敏以求之見賢而思

齊者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易說易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孟子解

和靖尹氏曰伊川易傳大畜所謂考跡以觀其用

察言以求其心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大凡學問須要約之於己方有用處如前言往行若只是多識不能畜以成己之德何畜者

又嘗讀易至无妄大畜有自得處舉伊川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後如何畜得

並語
錄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

之一山必不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為有餘
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德
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何
如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
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
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為大畜也與且識
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
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

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
如此是為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
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
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為本故大畜言畜其德
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為象猶言水中
觀天也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天大
无外而在山中其所畜大矣内卦兌口前言也外

卦震為行往行也二陰四陽陽為多大畜自大壯
來一變需離為目識前言也再變大畜識往行也
德者剛健多識前言往行故能考跡以觀其用察
言以求其心而畜其德矣夫以方寸之地觀萬世
之變塗之人而上配堯禹非多識之其能畜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
言本義又先生謂鄭光弼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
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便

要般去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

語錄

東萊呂氏曰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且人之心一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

為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
喪志者矣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

艮一作

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

被止

一作止之

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

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

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

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說易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

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

則君必以為謗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

卦之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已先儒讀作已矣之已王弼作已今

從先讀三陽務進初九剛健之始六四柔得位當

止畜之地不度而進處位不當危厲之道也不如

已而受畜則利夫不受畜而往危實自取不曰肯

而曰災者初九正也大畜之時宜止而往雖正亦厲故曰災予夏傳曰居而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初往四成離離有伏坎故曰犯災不直曰災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難畜之象惟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

知危之為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修德之道也知危之為利者蓋以危而修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己之利也故古人之以宴安為酖毒如此則有厲為利已明矣畜德之初蓋有出於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之九三為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修德不繫乎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

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已者

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於治已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

止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

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為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為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易說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

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
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
車輿脫去其一字有輪輻謂不行也輿說輓而不行者

盖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
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
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
言輿說輓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
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

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輿說輻則車敗不可行也輿說輹輹車軸縛也則不駕而已車體猶完九二以剛居中自全不進非若小畜九三與四力競至於敗也

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說輹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

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為應能止健者也二以剛中為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輿說輟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人之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輟中无尤之辭焉輿說

輟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
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
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遷怒
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
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慎獨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
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

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輓之道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輻當作輓王弼注作輓坤為輿自三
以上為震震為木輿下橫木輓也二不動兌毀折
之輿說輓也不動未正宜有尤兌為口尤之者也
然遇畜而止說輓不進知以不動為中是以无尤
故曰中无尤也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
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
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蓋一世者或聽於妻妾之

命故曰大畜時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
自止而不進有輿說輓之象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二與六五為正應然九二恃剛陽
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為之時
也然上為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輓之義也
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
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

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輒言能度
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輒而不行也故象曰中

无尤

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
往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
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
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

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

一作速

速不

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

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

當自

一无自字

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

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

與不失其貞

一作正

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

不得不誠也九三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

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

一有合志上進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牯說輓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為上九所畜畜極而通天衢已亨可以馳逐而无阻故曰良馬逐然不可以不戒故利艱貞戒之之道不可以不豫習故曰閑輿衛曰命之也閑習也輿衛習則馬不駭以是馳逐宜无不利而又上志獲通則无往不合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說輒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
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馬故利
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
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已非上
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於已者如此其周外之畜
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
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躓矣故利

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
以自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
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
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
利有攸往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為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
角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
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

曰閑興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輒之道也說輒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為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修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輒之義

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逐之象亦未喻其至也至於何天之衢則放乎四海與天同道矣故良馬之逐所以上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為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興說輒之止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脩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

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
庸始言戒慎恐懼慎獨終言不愧於屋漏之義不
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

說易

漢上朱氏曰乾為馬九三得位為良馬震為作足
三陽並進良馬逐也九三剛健當位得時上九畜
極變而應之利以馳逐非馳逐不已必有奔蹶之
患不可恃應而不備故戒之以利艱貞九三正也

動則失正艱難守正則利曰閑輿衛可也古文作
粵粵于也發語之辭兗口衆艮止也坤為輿四正
閑輿也三乾為人震為足為大塗人傍輿而行閑
輿而衛之象閑輿衛以其利艱貞也九三如此猶
謹銜策清道路節良馬之步而徐驅焉其進利矣
故利有攸往上九陽也變而應三三以剛往與上
合志志動於中者也茂陵中書武功爵十三級曰
閑輿衛有取於此乎夫恃應而不知備銳進而不

知戒鮮不及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有攸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本義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

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
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畜卦不
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
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並
錄

東萊呂氏曰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為上所
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應正是
二陽相得有為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

當正得意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用守不敢放肆防閑興衛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興衛故利有攸往

易說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概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

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

一人字

人之惡止

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牛之性觶觸以角故牯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觶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

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

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並易傳

教人之術若

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
殯豕之豕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
之改唯殯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
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夏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夏
楚將自化矣

呂與叔
東見錄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

如六四故為童牛而加牯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為
積豕之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

牯牛之象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
初雖乾體有行健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
象焉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也牯之
則易制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也上以格
君心之非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牯之則元吉而

有喜矣至其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比干之忠臯陶

之刑不能勝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之象六
五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曰剛上而尚
賢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艮之能止者主乎
四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
乎上上下下之情通而能行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欲之未行
而能畜之將順於其早正救於其小也古之人君垂

衣拱手不下衽席之上冕而前旒以蔽明黈纁充耳以塞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為以守至正其止之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欲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撓龍鱗犯嚴顏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晚也故成王翦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為之蓋將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如之何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是以貴除其本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則有

固本之道也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為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周人羣飲汝勿佚盡
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絕酒禍之本也詩首關雎
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書王正月
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
哉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積承之牙之義也
夫然後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有慶亦小大之異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辨而止之於初者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狠戾鬬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

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牯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牯牢之也童牛不必牯而牯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牛坤初為童牛童牛始角時也六四坤體四之初為童牛初剛往四角觸之象四不來初屈而不動童牛牯之也牯橫角之木周官

謂之福初之四則二成巽木初復位則剛伏於木
下牯牛之象六四當位止剛不以威武為之以漸
優而柔之使无犯上之心剛柔各得其正故元吉
元吉者自其始吉吉之至善也喜者陽得位初九
不動而應已剛者反為柔用六四所以有喜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
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
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

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義本

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

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
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六五則陽已進而止之
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
如四之元吉耳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
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
是牯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益

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嚙者以有牙也今殯其牙是制其要會

處也

易說

六五殯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殯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殯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劉絢
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
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
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
視一无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
勞而治其用若殯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
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
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殯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
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殯豕之義知天下

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
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
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
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
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
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
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
牙而殯其勢也 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

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

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並易傳

積豕之牙豕牙

最能噬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

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楊遵道錄

藍田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

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初九居健之始其健

未若童牛然禁於未發以牯閑之及其長也无所

用其健豈特不暴而已安於馴柔可駕而服故可

喜也九二居健之中其健已具若豕之牙漸不可制六五居尊守中能以柔道殺其剛暴之氣若殯豕然其牙雖剛莫之能暴可以養畜而无虞故有慶也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欲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殯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棄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

善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
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化其心以畜萬邦
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殯
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
物而賊仁其嗜欲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
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
之質可化為不忤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

有慶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為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室其欲而已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竊在上之不欲耳非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不以威刑者也故曰殯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力之所能勝也殯

之以室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畜天下之道

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牯牛馬先儒以牯為牢閑疑其非橫木也豮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牯殆謂馴之於初豮豕之牙殆謂絕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於金柅且不能制其蹢躅也久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牯如大人

不失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輒之道
故言獮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為害者角也豕之所
以為害者牙也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
也易豕既有牙斯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為害矣
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
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
之心似之豕牙已有失矣蓋已陷於人欲者故求
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

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者自得於一心而己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意蓋五為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犯五則三成坎坎為豕五成巽巽為白自三至上體頤豕頤中有剛且白者豕之牙也六五得尊位柔中二退而受畜三坎毀兌金刻制其下而剛伏殯豕之牙也牡豕曰豶攻其特

而去之曰殯殯豕則馴擾剛躁自止豕不能害物
矣慶者三陽受畜而為用陰以陽為慶六五之吉
有慶也二應五得正故吉古之善畜天下者知有
血氣皆有爭心難以力制務絕其不善之本而已
猶去豕牙之害而殯之也順民之欲因民之利成
民之才率之以柔中其效至於垂衣拱手而天下
服易傳曰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雖刑殺
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本義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而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

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
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何以謂之

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

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

狀也以象有何字故文下亦誤加之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

無所不通也衢字當為絕句艮為止止二陰也不以

止其類也故亨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畜極而通其道大行无往不亨
言何天之衢亨者猶言何所為天道乎所之皆亨
也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
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
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
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
轂賢路使天下無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

文以何天之衢為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為先王之盛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

矣故衢亨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牯犢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

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
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
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
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
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與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
各相類童牛之牯則知利己之厲矣豮豕之牙則

說輒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良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良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為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兼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畜極則通止極則動震為大塗兌為口上乾為天天衢也何大其聲也上動亨也言何

其天衢之亨如是乎正者道也大塗亦道也三陽

上進道大行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何天之衢亨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
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如此

義本

或如伊川說

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

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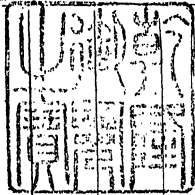
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語錄

東萊呂氏曰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克舜

之道居猷畎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
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
之謂也

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